

冀鲁豫解放区文艺丛书

● 王化棠 著

卫河静悄悄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张 奇
书名题字 戴明贤
封面设计 石俊生
技术设计 施德端

卫 河 静 悄 悄

王化棠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延安中路9号)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3.625印张 310千字

1991年5月第1版 1991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300

ISBN 7-221-02313-1

1·273 定价: 7.00元

序

徐 挹 江

我和王化棠同志都是在人民解放军这个战斗集体里度过大半生的老兵，又是六十年代一起到地方工作的。近几年他写了一部反映抗日战争的小说《卫河静悄悄》，当决定出版之际，他要我写个序言。为小说作序，我从来没有做过，也没有想过。为不拂化棠同志的盛意，只好以牛充马，勉强为之。

打开河南省地图，就看到古老的卫河从晋南丛山中奔涌而出，在豫北大地划了一个弧形后，便蜿蜒地向华北大平原流去。早在四十五年前，当这条河流以东的冀鲁豫边区和遥遥西望的大行山区，人民抗日烽火连天而起，游击战争如火如荼的时候，就在这山河之间，日寇视之为确保的治安区内，悄悄地展开了一场特殊形式的战斗。作为参加过这场战斗的老战士，化棠同志在他将近古稀之年，怀着对那段难忘岁月的眷恋和当今事业的真情，默默地耕耘了五个冬春，以他那朴实而又明快的笔触，再现了昔日战斗的画图。

这部小说写的是，1941年，敌后抗战已进入最艰苦的阶段。为粉碎日寇对我抗日根据地的蚕食、封锁、扫荡，青年军事干部钟斌，奉命进入卫河以西敌占区，执行争取、瓦解敌伪军，打通冀鲁豫边区到太行山的秘密交通任务的故事。豫北是个历经战乱，民不聊生，土匪如毛，会门遍地的地方，在卫西一带，“风高放

火、月黑杀人”，更是司空见惯。日寇侵占后，为巩固其统治区，维护平汉铁路这条“大陆交通线”，便大肆收罗土匪、会门、地主游杂武装，从卫河两岸到太行边沿，星罗棋布的设置大量据点。盘踞在太南地区的国民党顽军，则同日寇暗通款曲，大搞“共同反共”的勾当。这就是这部小说的历史背景，也是小说主人公钟斌所处的具体环境。出现在他面前的，除他隐居家乡的岳父原国民党军队少将、开明士绅申铁和当地民间组织“大刀会”等许多正面人物外，更多的是一些凶恶狡猾的日本军官，脚踏两只船的伪军头目，阴险毒辣的国民党特务和残忍凶暴的土匪司令这一类反面人物。但作者对小说情节的处理，并未因此在惊险、猎奇方面多作追求，也没有把钟斌写成深入虎穴的孤胆英雄。而是一开始，就把钟斌置于同广大不愿作亡国奴的人们的千丝万缕联系之中，并着重对他如何打入伪军高层，巧妙地利用日、伪、会、匪、顽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进行分化、瓦解工作的描绘，塑造了一个智勇兼备、稳健老练的地下工作者的形象。随着故事的发展，作者用了更多的篇幅，叙述了钟斌如何利用申铁的关系，深入到农民群众之中，将“大刀会”改造成一支秘密的抗日武装，并依靠这支武装，打击、分化和瓦解了敌人，争取大批伪军起义，从而打开了卫西的抗日局面。总的看来，这部小说比较成功地通过对卫西这一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描写，生动而又形象地表现了众多无名英雄为执行党中央“敌进我进”斗争方针，渗透到敌人腹心之中所创造的不朽业绩。写到这里，回想起在我读完这部小说时曾掩卷沉思：它最能触动我的是什么？是惊险曲折的故事情节，还是紧张激烈的动人场面，都不完全是，因为这些只不过在感情上获得短暂的激动，而在作者笔下一个个为革命事业临危不惧，又娴于斗争谋略的共产党员的形象，则给予我绵长

的艺术回味和深沉的思想启示。

讲到对人物的刻画，作为一个业余的而且是初次写长篇的作者，化棠同志可能还有一些不足之处，但在整个作品里，却显示出他比较熟悉运用白描的手法。除了对少数反面人物（如土匪司令牛万福）施以浓墨重彩之外，包括历史人物陈毅和不少以真实人物为模特的虚构人物如钟斌、常介亭、黄若坚以及韩俊山、李中祥，都是通过他们的语言，他们的一举一动，简练的几笔，便勾勒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来。其中写护送陈毅同志过铁路，夜宿申下庄、太行山下赋诗两段，可以说是作者情之所至，笔下生辉的精作。他既淋漓酣畅地写出大将军兼诗人的气魄和风度，又不事渲染，不见雕琢，了无“回忆”痕迹艺术地再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貌。小说之所以取得如此的艺术效果，我看，最主要是作者有着丰厚的生活基础。化棠同志出生在豫北农村一个与各个阶层都有着联系的家庭，他对这一特定环境中的各类人物是比较熟悉的。抗战初参加革命后，他又长时间做敌伪军工作。出现在小说里敌我双方各式各样的人物的原型，其中有些是他的战友，也有些是他的对手。这些人物的身影形貌，在他的脑海里时时闪现，跃跃欲出。正是这些萌发了他的创作欲望，也正因有这样丰足的“生活养料”，才使他产生出这本现实主义的作品。

写到这里，我回想到八十年代初，春回中国大地的时节，我们贵州的文坛同全国一样，可以说是繁花似锦，涌现出像《乡场上》、《种苞谷的老人》、《蹉跎岁月》等一批反映时代声音，歌颂社会主义新人，在全国有影响的作品。而这批作品的作者，在这之前可以说都是默默无闻的年轻人。但他们为什么像一丛绿竹，在一夜之间拔地而起，获得使人瞩目的成就？主要是党的文艺政策东

风的吹拂，再就是作者自身在政治的和文艺理论上的准备，最重要的还是，不少人长时间生活在农村、工厂，生活在人民中间，有了丰厚的生活积累，这就是不少作品之所以有着清新的风格，充满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受到人们欢迎的原因。但不无遗憾的是，近些年来，这种气息逐渐淡薄了，这种势头有所减弱了。正如一位作家早在七年前，在同一位记者交谈中有所忧虑的：“作品的现实性、迫切性、尖锐性减退了，为什么有的人在生活思想感情的积累上捉襟见肘？……”原因是多方面的，看来主要的还是个能否持续深入生活，经常到人民中间去的问题。我想，我们贵州在文艺创作上是有着较为厚实的基础，更有着现实主义的传统。文学园地中的朋友们：望你们在这块沃土上深深耕耘，细细操作吧！让它结出更多更甜美的硕果来。

1990年11月10日

第一章

披着满身硝烟，迎着扑面风沙，一支疲惫不堪的队伍，正沿着连绵起伏的沙丘，步履蹒跚地行进在古黄河泛区——沙区。他们中每一个人的神态都是那样严酷、冷峻，个个脸色黝黑，眼睛里布满了血丝。经过日晒雨淋和血与火的洗礼，他们的军装全被弄得斑斑驳驳，千疮百孔，帽舌在额前耷拉着，浸透着发出酸味的汗渍。

杂在这支队伍里的还有许多伤员，他们由战友们扶持着，艰难地拖着脚步。有的人头上缠着凝结着血迹的绷带；有的人用布条把受伤的胳膊挟在胸前；还有的人把步枪挂在脖颈上，双手拄着拐杖……

大队长钟斌走在这支队伍的最前头，他两眼深陷，脸颊上有些浮肿，沉重的双脚极力支撑着依然显得魁伟的身躯，他肩上挎了一支马步枪，胸前挂着望远镜，不时回过头来审视自己的队伍，然后又警惕地注视着前方，这是春季反扫荡以来他率领这支队伍第一次在白天行军。

整整十个昼夜了，这支干部教导大队，在敌人的包围圈里东奔西突，频繁战斗，忍受着严重伤亡，倍尝同指挥机关失掉联

络以后的孤独与痛苦。骄横的日军扫荡队，把他们当作一群可以随时捕捉到的猎物，不停地进行搜索、疯狂地跟踪追击。

钟斌率领全大队，凭借古黄河泛区的沙丘、沙垄和一片片丛生的紫荆、枣林，还有那些被敌人焚毁了村庄废墟，日夜同敌人周旋，从一处沙窝跳到另一处沙窝，从一个村庄废墟转移到另一个村庄废墟，相机打击敌人隐蔽自己。前天夜里，他们在闪电般的一场战斗中袭击了正在放火烧村的日军，从火焰照得满天通红的一个小村旁突出重围，由北沙窝辗转来到南沙窝。碰巧在这里同军分区派出寻找他们的侦察队相遇，这一下大家好像从地狱里钻出来重见天日一般高兴极了，一个个激动得热泪盈眶，互相拥抱着在大沙窝里滚到一起。当他们从侦察队那里得知军分区的主力部队从外线狠狠打击了日军以后，已经转移到卫河附近的时候，更是欣喜若狂。为了尽快同军分区首长率领的主力部队会合，大家顾不得连日艰苦战斗的疲劳和伤痛，咬紧牙关立刻又在莽莽苍苍的沙丘沙垄间开始了艰苦的行军，准备在日落以前走出沙区，以便到军分区驻地附近的硝河渡宿营。

说起硝河渡其实名不符实，那里平日既没有流水，也没有渡船，只是一个孤孤单单的小村躺在沙丘尽头，硝河就在村庄外边，这儿每逢雨季来临便是一片汪洋，雨季一过，只不过是一洼白茫茫的盐碱滩罢了。

经过将近一天艰苦行军，队伍终于在黄昏以前抵达硝河渡。钟斌率队走过村庄，蓦地看到硝河滩就在面前，不由得全身一震，他几乎难以自抑地喊了起来：

“这不是陈家湾吗？”然后加快步伐向河滩走去……

一中队中队长方远志跟在钟斌身后，他听见钟斌的喊声，立刻意识到此时此地大队长想到了什么事情，于是，便紧走几步跨

到钟斌面前，提高嗓音向他报告说：

“全大队已经到达今天的宿营地，请大队长指示！”

钟斌听见方远志在一旁向他大声报告，这才慢慢镇静下来。他停住脚步回头向方远志瞥了一眼然后问道：

“这里距离陈家湾有多少里路？”

“二十一华里，就在硝河滩的上游。”方远志连忙回答，并且进一步提醒他说：

“是不是把各区队队长召集起来，布置一下今天晚上的宿营？还需要马上派人去向军分区首长报告。”

钟斌两眼望着远方的落日和这片荒芜不毛的硝河滩，喟然长叹了一口气，然后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回村里。

钟斌召集各队队长把宿营任务安排就绪，又亲自写了干部教导大队抵达硝河渡的情况报告，立刻派通讯员送到军分区驻地去，然后信步走到一中队住处。他很想利用这个机会和方远志谈谈他对于这次反扫荡作战的看法，并且听听方远志的意见。

经过十天艰苦的反扫荡战斗，教导大队在付出巨大代价以后才把自己保存下来。然而，日军在这次扫荡中来势之凶猛，手段之毒辣却是他始料未及的，特别是在反扫荡开始时教导大队没有完成掩护军分区机关胜利突围的任务，使他感到内疚，许多疑难一直萦绕在钟斌的心头，他渴望找出一个正确的答案。可是，当他来到方远志的中队部刚刚和他一起坐下来，话还没有说上几句，便见方远志紧搂着步枪，一头倒在墙脚的谷草上，呼噜呼噜地睡着了。钟斌又看了看旁边的学员们，大家全都筋疲力尽地躺在草堆上，深深地进入了梦乡。他环顾四周只好把话收住，再也没有出声了，然后悄悄地走出方远志的中队部，到村头的哨位上巡查了一遍，回到自己的住处。这时候，他才感觉到一种难以克制

的倦意向他袭来，眼帘无比沉重，心底一片迷糊，不知道什么时候，便倒在一块铺板上睡着了。

猛然一觉醒来，东方已经大亮，钟斌急忙起来推醒睡在一旁的通讯员何云，两人匆匆携上武器，便向村外走去。他把村前村后的哨位挨个进行了检查，还好，站岗的学员都警惕地守卫在哨位上。他向哨兵询问了情况，回答是：“一切正常。”钟斌这才松了一口气，让何云通知各中队马上准备早饭，接着又回到他住的那户小院里，自己舀了一盆凉水，把头扎在里边痛痛快快地洗了一个脸，然后又把一张小方桌搬到当院里，准备补写已经中断了十多天的日记。

钟斌写日记的习惯由来已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叫做“有事必录”。他非常珍惜自己在北平读书时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那些日子写下来的日记，说是里面记录了他在人生道路上的新起点。但是，他也和战友们讲过，他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特别是投身到八路军这个伟大战斗集体以后，陆续写下来的日记，才是最有意义的。他把亲自参加过的几十次大小战斗，都作了详细记录，不仅对战斗过程有详尽的描述，而且有各种统计数字和评语。不仅如此，他还把自己的日记公开向大家介绍，常常以引起热烈争论为快事。他说，从这些争论中，自己得到很多教益。

今天钟斌写日记，第一次感觉到笔力不足，他皱眉蹙额地坐在小桌旁，手里搓着半枝铅笔，千万思绪终于把他带到春季反扫荡的第一仗来。他想起当天拂晓，敌人突然对根据地发动多路合围的情形……。

那是十天前的事情：当时正在围攻卫阳城日军据点的军分区主力部队，突然接到立即撤出战斗的紧急命令。司令部从侦察报告中获悉：盘踞平汉铁路彰德至新乡一线的日军，已经在昨天黄

昏偷偷渡过卫河，正从西面、南面两个方向，向卫阳城外凶猛扑过来。南乐、清斗、濮阳一线敌人，也分许多路出动，从北面、东面向我沙区抗日根据地中心地带进行合围。

当时，敌情非常严重，时间又很紧迫。军分区直属队接到率先转移的命令以后，天色已经大亮，队伍刚在驻地村口紧急集合起来，敌人的大炮便在西面打响了。炮弹擦着树梢呼啸而过，在村林背后爆炸开来，一团团灰黄色烟柱冲天而起，弹片混杂着泥土喇啦啦……散落在村头上。紧接着又是一阵炸雷似的轰响，大地在人们脚下颤动，隆隆……炮声回荡在晨雾缭绕的原野上，一阵紧似一阵。

军分区参谋长宋飞站在村口，全然不去理会震耳欲聋的炮弹爆炸声，他两手叉腰，目光像闪电一般向队列扫视了一遍。然后挥起右臂，以镇定、简洁而又十分洪亮的声音向大家宣布：

“敌人的春季大扫荡开始了。程司令员已经指挥进攻卫阳城的我军主力部队转入反扫荡作战。由我率领直属队马上突围。现在的战斗序列：警卫连前卫，机关居中，教导大队担任后卫。第一个突围目标是陈家湾方向。”他把臂膀更高地举过头顶，用力向前方劈了下来，好像要以千钧之力摧垮横在面前的大山。接着，高呼一声：

“立刻出发！”队伍就按照他的手势所指，迅速前进了，炮弹在身后又是一连串的爆炸……。

干部教导大队承担这样急迫的战斗任务还是第一次，这无疑是一次十分严峻的考验。所以，宋参谋长宣布任务以后，钟斌显得十分焦急，他完全意识到了情况的严重性，眼下不可能再有旁的选择。于是，他和政委林笑南，在队伍急速行进中，抓紧时机把中队干部喊到身旁，一边行军，一边向他们扼要地区分了全大

队的战斗任务，要求每一个共产党员和全体干部、学员，都要以不惜牺牲一切的精神上好退却在后这一课。布置完毕，钟斌和林笑南又分了工，然后他便率领一中队退到整个队伍后面，尾随整个突围部队继续前进……。

一阵阵密集的枪声从北面和南面同时传来，伴随着轰隆轰隆的炮声，周围的战斗愈来愈近，也愈来愈激烈了。钟斌从两边传来的枪声中估计战斗大约都在十华里以内展开了，突围部队现在的位置，正好在敌人的合击圈里，情况是非常危险的。他张大眼睛向周围逡巡了一遍，马上转过身来把手中提着的卜壳枪塞给紧跟在身后的通讯员何云，顺手从他的肩头上把那支“马大盖”提过来拷到自己肩上，又叫何云把子弹袋解下递给他。何云懂得大队长的意思，他知道钟斌总爱在战斗紧张的情况下使用步马枪，这是他在团里当参谋长时的老习惯。于是，二话没说便一切照办了。

钟斌一边迈着急促的步伐，一边把子弹袋系在身上，然后用手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水，准备着随时投入战斗。就在这时，从附近村庄忽然拥出了黑压压的一大片人群，这情景使他吃了一惊，定睛一看，原来从村里拥出来的人群全是匆忙逃离家园的乡亲们。只见许多人扶老携幼，赶着牛马，挎着包袱，跌跌撞撞地从不同方向朝着正在行进中的队伍涌过来，有些人一边奔跑一边高喊：

“快来啊！咱们的队伍在这边啊！大家快往这边来呀！……”

前面传来参谋长的命令：

“严格保持行军队形，快步前进！”然而，队伍行进的速度显然减慢了，战士们、学员们大家都急切地招呼着乡亲们一道向突围的方向前进，顷刻间，道路上已经分不清那些是部队，那些是

逃难的乡亲们，

一个学员突然在钟斌身旁喊了一声：

“发现敌机……！”

钟斌仰头一看，果然一架贴着膏药旗的战斗机，正从队伍的右后方俯冲下来，伴随着嗡嗡怪叫，几乎擦着树梢飞临行进部队的头上，他不顾一切地从队列里冲出来，高喊了一声：

“散开……！”随即听到一种凄厉的呼啸声从天而降，接着便是惊天动地的一串巨响。他站立不住，和何云一块跌倒在地上。当他抖了抖满身泥土，抬起头来向四周察看时，发现不远处的弹坑旁边，散乱着许多正在燃烧衣物，还有几具像是妇女和婴儿的断肢、残骸……。他急切地扫视队伍，发现前面并没有停止前进。这时候，悲愤、羞愧和仇恨的火焰倏地掠过钟斌心头。他一跃而起，随即发出一声“集合！跑步前进！”的口令，队伍便以强行军速度，继续向陈家湾方向急进。

经过敌机轰炸以后，周围的枪炮声忽然沉寂下来，有经验的军人当然知道这种沉寂的背后是什么。钟斌觉得突出重围的最后希望是尽快越过硝河滩经过陈家湾进入沙区。因为那里是几百里古黄河泛区，有连绵的沙丘、沙垄，有成片的紫荆、枣林，只要能够进入沙区，就有了天然屏障，可以取得同敌人周旋的主动权。钟斌想到这里，不觉脱口喊道：

“快进沙区了，同志们加油！”何云接着也喊了一声：

“快进沙区了，加油啊！”

“你喊什么？乱弹琴……！”

钟斌制止何云呼喊口号，是因为他的全部注意力又被前边出现的硝河滩吸引住了。横在部队前进道路上的这道河滩，上下几十里平坦无垠，草木全无。雨季到来的时候，这里是一片汪洋，

如今河床干涸，它便成了白茫茫一片碱滩。眼前部队继续向陈家湾方向突围，全部人马立刻便暴露在这片没有任何掩蔽的开阔地带，显然这里对突围部队包藏着很大危险。

钟斌每一根神经全都紧张起来。他一边跨出急速的步伐，一边张大眼睛向周围逡巡，当他再一次顺着部队前进方向注视远方的时候，瞥见前卫部队已经越过硝河滩，正向陈家湾村接近。然而，还没有等到他的视线从那里移开，前面突然爆发出暴风雨般的枪声，接着便是一连串的手榴弹爆炸声，霎时，陈家湾硝烟弥漫，杀声四起，战士们端起上了刺刀的步枪，奋不顾身地向先我占领陈家湾的日军猛冲过去，转眼间便同刚刚进到这里的日军在村头上展开了凶猛的白刃格斗……。

如今狭路相逢，一场遭遇战果然在这里爆发了。钟斌顺手挽了挽衣袖，举起那支步马枪大声命令：

“各区队成战斗队形，跑步前进！”

话音刚落，忽然一阵隆隆……隆隆的马达声从远处传来，钟斌急忙转身望去，只见日军坦克卷着滚滚烟尘正由突围部队的侧翼出现在硝河滩上，这群坦克没有步兵伴随，只管凶狠地横冲直撞，疯狂地发射着炮火，转眼间就把向陈家湾突围的后续部队拦腰截断。

跟随部队逃难的乡亲们，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况吓呆了。一些人惊恐地东张西望，不知所措；一些人一边喊叫着，一边四散奔逃；还有一些人直呆呆的坐在地上，动也动不得了……

钟斌忽然变得无比冷静。他环顾四周，教导大队这时的位置正好处在硝河滩的中心地带，首当其冲，二中队和青年队在林笑南指挥下，已经形成了好几个战斗群，他们一边射击、一边奔跑着冲过敌人的坦克群，继续向陈家湾方向突击，一些学员中弹倒

下，另外一些学员接着又冲过去……。钟斌目睹眼前展开的悲壮战斗场面，挥了挥手中的那支马步枪，向率队从他身旁冲上来的方远志喊道：

“坚决贴近敌人坦克……！注意掩护……！冲过硝河滩就是胜利！”他边喊边跟学员们一起扑向敌人，硝河滩上，人和坦克，互相追逐、搏斗、奔跑，手榴弹在坦克群里轰隆、轰隆地爆炸开来，弹片撞击到这些钢铁躯壳上发出铿锵声响，枪声、爆炸声、坦克轰鸣声充塞了天地间的一切空间。

凶狠笨拙的日军坦克，被旋风般贴近他们周围的八路军激怒了，立刻显出一副狂躁不安的样子，在硝河滩上轰鸣着、奔跑着，用出全部招数，忽进忽退、忽左忽右的转动着，在阳光下闪烁着热浪滚滚的躯壳，妄图把它身边的敌人通通踩到脚下，踩成肉泥。然而钟斌指挥着这支留在全军最后的后卫部队，以勇敢矫捷的动作，利用敌人坦克在运动中呈现出来的各种死角，躲过交叉火力的阻截，以异乎寻常的速度，超人的毅力，经过横冲直闯的奔跑，投弹，射击，撕杀……，终于在陈家湾右侧大约两华里的地段上，突过这片碱滩，暂时摆脱了敌人的截击、围堵。可是，他们已经找不到从陈家湾村拼杀出去的军分区大部队了。

硝河滩上的这场战斗，使钟斌感觉到心尖滴血样的痛苦，因为在这里倒下了28名和他朝夕相处、生死与共的优秀学员，他们都是来自各个连队的基层指挥员，是部队里的精华，他们的牺牲给部队造成了多么大的损失啊！

还有一位牺牲在硝河滩上的人是一直被钟斌尊为师长，当做挚友的政治委员林笑南同志，他带领两个中队为了掩护军分区机关从陈家湾突出重围，在这片碱滩上同敌人坦克进行了英勇搏斗，不幸被爆炸的炮弹击中双腿倒在血泊里。当时，方远志和两

名学员发现他负了重伤，立刻匍匐到他的身旁，试图把他背起来继续突围，然而他摆动了一下手中的短枪，示意方远志和那两个学员坚决不要停留，便对准自己的头部开了一枪，在这块战斗着的，血与火的土地上壮烈地牺牲了。

教导大队的学员们，经过一场同敌人的殊死战斗，虽然冲过了硝河滩，却没有跟上军分区的大部队冲出敌人的合击圈，被困在古黄河泛区的大沙窝里。连日来日军兽性大作，疯狂地逐村搜剿、烧杀、淫、掠，把成千上万的无辜百姓，一下子投进了血腥的地狱。这帮披着人皮的禽兽所到之处，不问青红皂白，见人就杀，见东西就抢，然后放火烧村，仅仅几天时间便有大批群众惨遭杀害，许多村庄在浓烟烈火中化为灰烬，往日生机勃勃的这块地方，忽然变得狰狞可怖。

钟斌率领着这支有着许多伤员，已经濒于弹尽粮绝境地的队伍，几次向清（丰）——濮（阳）公路以东突围，都没有成功，只好以这一带跌宕起伏的沙丘，和遍地丛生的紫荆为屏障，昼伏夜出，在极端险恶的环境里同敌人周旋。可是，因为缺粮断水，在大沙窝里生存下去的条件愈来愈困难，有时候不得不去一些被敌人毁坏了的村庄暂时隐蔽，争取得到某些能够吞下肚去的东西，借以维持生命和战斗力，然而，这种行动也往往落空。

一天拂晓，钟斌再一次带领全大队的人员来到一个叫南望庄的村庄附近，这里是个大家都很熟悉的足有八百户人家的大村庄。根据白天的侦察报告，敌人已经从村里撤走，因此他认为可以利用敌人空隙，暂时进村里隐蔽，争取找到哪怕是——桶水也好，解救大家干渴难熬的痛苦，稍稍恢复严重虚弱的体力。

队伍在夜幕掩盖下，沿着忽高忽低的沙丘沙垅悄然行进，当他们满怀希望地穿过一片被敌人砍倒的枣林接近到这个村庄边沿

的时候，却忽然被这里的情形吓呆了。往日偌大的一个村庄已经不复存在，这里剩下的只有几堵残墙，遍地瓦砾，一片焦土。夜风吹过，村庄里散发出一股直冲脑门的血腥气味和刺鼻的焦臭，让人难以再向它靠近。然而，重新转移一个地方，时间已经来不及了，大家只好带着悲愤、失望和疲惫不堪的身躯，摸索着钻进这个劫后的村庄。

钟斌指挥队伍小心翼翼地摸进村口，便分散到几处残墙下暂时隐蔽下来，直到东方发白，才让方远志带上一个分队跟他到村庄里，进行察看。然而，在这个村庄里面见到的情景，几乎使所有的人因为惊骇而茫然失措。原来，这伙日本法西斯强盗，已经对村庄里的老百姓进行了惨绝人寰的集体大屠杀，这时的南望庄无论是大路上还是庭院中，残墙断壁下面，还是被烧焦了的房屋里，到处都是男人、女人和孩子们的尸体，到处淤积着大滩大滩的血污，散乱着破烂不堪的衣物。有些死难者手中紧握着斧头、柴刀倒在一旁，显然是在同敌人做最后拼命中死去的。还有许多男人和女人被破腹扬肠，身首异处，其惨状叫人目不忍睹。

更加令人震惊的是：日本人竟然把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大批大批地捆缚起来投到井里去，等到把一口一口的水井填满以后，再用石滚压到上面，唯恐一个人逃出他们的魔掌。钟斌挨个察看了村里的四口水井，结果每一口水井里全部填满了乡亲们的尸体。

村里大街路北有家高门楼，原是全村有名的大户人家。大家发现在这家大院被烧毁了的三所房子里，许多被大火烧焦了的尸体，横七竖八的倒在各个角落里，显然是敌人把他们关进房里，然后放火烧死的。

钟斌跟方远志带领这个分队察看了全村的所有地方，除了血